

温柔的夜

(台湾) 三毛



温柔的夜

(台湾) 三毛



(陕)新登字 012 号

温 柔 的 夜

(台湾)三毛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0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5418-0634-X/I·190

定价 6.20 元

目 录

- 1 寂地 (1)
- 2 五月花 (25)
- 3 马德拉游记 (39)
- 4 温柔的夜 (111)
- 5 石头记 (127)
- 6 相逢何必曾相识 (143)
- 7 永远的马利亚 (164)

1

寂 地

我们一共是八个人，两辆车，三个已经搭好的帐篷。

斜阳最后的余辉已经消失了，天空虽然没有了霞光，还隐隐地透着鸽灰的暮色，哀哀的荒原开始刮着刺骨的冷风。夜并没有很快地化开来，而身后的那一片小树林子，却已经什么也看不清了。

为着搭帐篷，搬炊具，迷离的大漠黄昏竟没有人支欣赏，这一次，为着带了女人和小孩，出发时已经拖得太晚了。

马诺林在一边打坐，高大的身材，长到胸口的焦黄胡子，穿着不变的一件旧白衬衫，下面着了一条及膝的短裤，赤着足，头上顶着一个好似犹太人做礼拜时的小帽，目光如焚，盘着腿，双手撑地，全身半吊着，好似印度的苦行僧一般，不言不语。

米盖穿了一件格子实衫，洗得发白的清洁牛仔裤。浓眉大眼，无肉的鼻子，却极性感的嘴唇，适中的个子，优美的一双手，正在不停地拨弄着他那架昂贵的相机。

米盖怎么看都挑不出毛病，一幅柯达彩色广告照片似的

完美，却无论如何溶不进四周的景色里去。

总算是个好伙伴，合群，愉快，开朗，没有什么个性，说得多，又说得还甚动听，跟他，是吵不起架来的，总缺了点什么。

吉瑞一向是羞涩的，这个来自加纳利群岛的健壮青年是个渔夫的孩子，人，单纯得好似一张厚厚的马粪纸，态度总是透着拘谨，跟我，从来有直接说过话。在公司里出了名的沉默老实，偏偏又娶了个惊如小鹿的妻子黛奥，这个过支在美容院替人烫发的太太，嫁了吉瑞，才勉强跟来了沙漠，她亦很少跟别的男子说话，这会儿，他们正闷在自己的新帐篷里，婴儿夏薇啾啾啊啊的声音不时地传过来。

荷西也穿了一条草绿色短裤，上面一件土黄色的卡其布衬衫，高统篮球鞋，头上戴了一顶冬天的呢绒舌帽，他弯身拾柴的样子，象极了旧俄罗斯小说里那些受苦受难的农民，总象个东欧外国人，西班牙的味道竟一点也没有。

荷西才能是做事最多的一个，他喜欢。

伊底斯阴沉沉地高坐在一块大石上抽烟，眼睛细小有神，几乎无肉的脸在暮色里竟发出金属的性的黄色来，神情总是懒散的，嘲讽的；在公司里，他跟欧洲人处不好，对自己族人又不耐烦，却偏是荷西的死党，一件大监袍子拖到地，任风拍着。细看他，亦不像沙哈拉威，倒像个西藏人，喜马拉雅高原上的产物，总透着那么一丝神秘。

我穿着游泳衣在中午出发的，这会子，加了一件荷西的大外套，又穿了一双齐膝的白色羊毛袜，辫子早散开了，手里慢慢吞吞地打着一盘蛋。

黛奥是不出来的，她怕沙漠一切的一切，也怕伊底斯，这

三毛(台湾)

次加入了我们的阵容，全是为了母亲回加纳利岛去了，吉瑞要来，留在家中也是怕，就这么惨兮兮地跟来了，抱着三个月大孩子，看着也可怜，大漠生活跟她是无缘的。

荷西起火时，我丢下盘子往远处的林子里跑去。

不太说话的伊底斯突然叫了起来：“哪里去！”

“采一松一枝。”头也不回地说。

“别去林子里啊！”又随着风在身后喊过来了。

“没一关一系”还是一口气跑了。

奔进林子里，猛一回头，那些人竟小得好似棋子似的散在沙上，奇怪的是，刚刚在那边。树梢的风声怎么就在帐篷后面沙沙地乱响着，觉着近，竟是远着呢。

林子里长满了杂乱交错的树，等了一会，眼睛习惯了黑暗，居然是一堆木麻黄，不是什么松枝，再往里跑，深深地埋进了阴影中去，幽暗的光线里，就在树丛下，还不让人防备，那个东西就跳入眼里了。

静静的一个石屋，白色的，半圆顶，没有窗，没有门的入口，成了一个黑洞洞，静得神秘，又象蕴藏着一个怪兽似的伏着虎虎生命的气息。

风沙沙地吹过了，又悄悄地吹回来，四周暗影憧憧，阴气迫人。

我不自然地咽了一下口水，盯着小屋子往后退，快退出了林子，顺手拉下了一条树枝乱砍，砍了一半，用力一拉，再回身去看了一眼那个神秘的所在，觉得似曾相识，这情景竟在梦中来过一般的熟悉，我呆站了一会，又觉得林中有人呻吟似地轻轻地叹了口气，身上就这么突然毛了起来，拖了树枝逃似地奔

出林子，后面冷冷地感觉仍步步地追着人，跑了几十步，荷西远处的营火突然轰的一声冒了出来，好似要跟刚下去的落日争什么似的。

“叫你不要倒汽油，又倒了！”等我气喘喘地跑到火边，火，已经烧得天高了。

“松枝等一下加，火下去了再上。”

“不是松枝，是木黄麻呢。”我仍在喘着大气。

“就那么一根啊？”

那里边，怪怪的，有胆子你去。我叫了起来。

“刀拿来，我去砍。”马诺林放下了瑜珈术，接过了我手上的大刀。

“别去了吧！”伊底斯又懒懒地说了一名。“里面有个小房子，怪可怕的，你去看盾。”

马诺林仍是去了，不一会，拖了一大堆树枝回来。

“喂，那个里面，不对劲。”马诺林回来也说。

“野地荆棘够烧了，不去也罢。”荷西无所谓地搭讪着，我抬头看了马诺林一眼，他正默默地地擦汗呢，那么冷的黄昏。

“米盖，来帮忙串肉。”我蹲了下去，把烤肉叉排出来，再回头看看他们的帐篷，已经点起了煤气灯，人，却没有气息。

等了一会，吃的东西全弄好了，这才悄悄地托了打蛋的搪瓷盘子，绕着路，弯着腰，跑到吉瑞他们的帐篷后面去。

“脸猜来啦！”我突然大喊一声，把只叉子在盘里乱敲乱打。

“三毛，不要吓人！”里面黛奥尖叫起来。

“出来吃饭，来，出来嘛！”拉开帐篷，黛奥披了一件中大衣

三毛(台湾)

蹲着，婴儿夏薇躺在地上，吉瑞正在灌奶瓶。

“不出去！”黛奥摇了摇头。

天晚了，什么也看不风，看不见就不可怕了，当你不在沙漠。“来，出来啊！”

她还在犹豫着，我又叫了：

“你吃饭不吃？吃就得出来。”

黛奥勉强地看了一下外面，眼睛睁得好大。

“有火呢，不要怕。”米盖也在喊着。

“吉瑞——”黛奥回身叫丈夫，吉瑞抱起了孩子，拥着她，低低地说：“不怕，我们出去。”

刚刚坐下来，黛奥又叫了焉。

“你烤什么，黑黑的，骆驼肉——啊——啊——。”

这一来大家都笑了，只有伊底斯轻微地露出一丝丝不耐烦的神气。

“牛肉，加了酱油，不要怕，哪，第一串给你尝。”递了一串肉过去，吉瑞代太太接了。

荷西把火起的壮烈，烤肉还得分一小摊红木条出来，不然会烧了眉毛。

四周寂静无声，只有烤肉的声音吱吱地滴在柴火上。

“慢慢吃，还有蛋饼。”我又打起蛋来。

“三毛就是这样，大手笔，每次弄吃的，总是弄处个满坑满谷，填死人。”荷西说。

“不爱你们的肚子，嘿嘿！”

“吃不吃洋葱？”我望着黛奥，她连忙摇头。

“好，生菜不拌洋葱做一盘，全放洋葱再拌一盘，”

“真不嫌麻烦。”米盖啧啧地叹着气。

“半夜火小了，再埋它一堆甜薯，你不每次都吃？”

“你们难道不睡的？”黛奥问着。

“谁爱睡谁睡，都自由，”睡睡起起，睡地不起，也随人高兴。”我笑望着她，顺手又递一串烤肉过去。

“我们是要睡的。”黛奥抱歉地说，没人答腔，随人自由的嘛！

吃完了饭，我还在收拾呢，黛奥拉着吉瑞道了晚安，就走了。

快走出火圈外了，一时心血来潮，又对着黛奥大喊过去：“啊，后面一双大眼睛盯着瞧哪！”

这一叫，黛奥丢了吉瑞和夏薇一下蹲了下去。

“三毛，啧——”马诺林瞪了我一眼。

“对不起，对不起，是故意的。”我趴在膝上格格地笑个不停，疯成这个样子，也是神经。

夜凉着，火却是不断地烧着，荷西与我坐了一会，也进自己的小帐篷去。

两人各自钻进睡袋，仰着脸说话。

“你说这地方叫什么？”我问荷西。

“伊底斯没说清。”

“真有水晶石吗？”

“上次那块给我们的，说是这里捡来的，总是有的吧。”

沉静了一会，荷西翻了个身。

“睡了？”

三毛(台湾)

“嗯！”

“明早要叫我，别忘了，嗯！”我也翻了个身，背对着背，闭上了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荷西没气息了，想来是睡着了，拉开帐篷的边来看，火畔上还坐着那三个人，米盖悄悄地跟在伊底斯在说什么呢。

又躺了一会儿，听着大漠的风哭也似的长着翅膀飞，营钉吹松了，帆布盖到脸上来，气闷不过，干脆爬起来，穿上长裤，厚外套，再爬过荷西，拖出自己的睡袋，轻轻地拉开帐篷往外走去。

“去哪里？”荷西悄声问着。

“外面。”也低声回答着。

“还有人在吗？”

“三个都没睡呢！”

“三毛——”

“嗯？”

“不要吓黛奥。”

“知道了，你睡。”

我抱着睡袋，赤着脚，悄悄跑近火边，把地铺铺好，再钻进去躺着，三个人还在说着悄悄话呢。

天空无星无月，夜黑得冻着了，风畅快地歇着，只听见身后的树林又在哗哗地响。

“他总是吸大麻，说的话不能算数的。”米盖接着我没听见的话题，低低地跟伊底斯说。

“以前不抽，后来才染上的，就没清楚过，你看那个小铺

子，一地的乱。”伊底斯说。

我拉开盖着眼睛的睡袋，斜斜地看了他们一眼，伊底斯的铜脸在火光下没有什么表情。

“说的是老头子哈那？”我悄声问。

“你也认识？”米盖惊讶地说。

“怎么会不认识。三番两次地去求他，硬是不理，人呢，总大鸟似地一个，蹲在榻台上，迷迷糊糊，零钱撒了一地，还替他卖过两次东西呢，他是不理顾客的，老是在旅行。”

“旅行？”米盖又问。

“三毛意思是说，在迷魂烟里飘着。”马诺林加上一句。

“有一次，又去问他，哈那，哈那，把通脸狃的路径画出来给我们去吧，那天他没迷糊，我一问，他竟哭了起来——”我翻个身，趴在睡袋里，低低地对他们说。

“为什么偏找哈那呢？”伊底斯不以为然地说。

“你不知道他年轻时是脸狃守墓的？”我睁大着眼睛反问他。

“族人也知道路。”伊底斯又说。

“别人不敢带你啊，你，你带不带，伊底斯？”我又压低着嗓子说。

他暧昧地笑了一下。

“喂，脸狃这东西，你们真相信？”米盖轻声问着伊底斯。

“信的人，就是有，不信的人，什么也没有。”

“你呢？”我又抬起头来问。

“我？不太相信。”

“是信还是不信，说清楚。”

三毛(台湾)

他又暧昧地笑了一下，说：“你知道，我一”

“你还吃猪肉。”我顶了他一句。

“这不就是了。”伊底斯摊摊手地笑了。

“那次哈那哭了起来——”马诺林把我没讲完的话又问了下去。

“只说要他带路，他双手乱摇，说——太太，那是个禁地，外人去不得的，两年前带了个记者去，拍了照，回来老太婆就暴死了啊，脸谄罚的，贪那么一点钱，老太婆送上了命啊”——说完他突然拍手拍脚地恸哭了起来，我看他那天没抽大麻。

“听说哈那老婆死的时候，全身黑了，鼻孔里马上钻出蛆来！”米盖说。

“加些柴吧。”我缩进睡袋里去了，不再言语。四个人又静静地对着，火圈外，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风又紧了些，哭号着鬼叫似的凄凉。

过了好一会儿，伊底斯又说：“地倒是真裂开的，每次都裂。”

“你看过？”

伊底斯阴沉地点点头，眼光望出火外去。

“以前总是哈那走上几天几夜的路，跑回镇上去报信，人还没有进镇，就老远地叫喊着——又裂啦！又裂啦——好可怕的，这一来，族里的人吓得魂不附体，没几天，准死人，有时还不止一个哪！”

“总是死的，没错过？”

“错过。倒是现在，谁也不守墓了，心理上反倒好得多。”

“还在裂？”马诺林问着。

“怎么不裂，人死了抬去，地上总有那个大口子等着呢。”

“巧合。地太干了吧！”我这句话，说得自己也不信。

“水泥地，糊得死死的，不地震，裂得开吗？”

“噢，你刚才还说不太相信的，这会子怎么又咬定这种事了。”

“亲眼看见的，好多次了。”伊底斯慢慢地说。

“老天！脸狍送谁的葬？”我问他。

“我太太一也埋在那里，十四岁，死的时候已经怀孕了。”伊底斯好似在说别人的事一样。

大家都骇住了，望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在说什么？”荷西也悄悄地跑了出来，不小心踏到一块木板。

“嘘，在说脸狍的事呢！”

“那个东西一唉一米盖，把茶递过来吧！”

火光下，再度沉寂下来。

“伊底斯——”我趴在睡袋里叫着。

“嗯？”

“为什么叫。‘脸狍’，怎么解释？”

“脸狍这种东西以很多，是一种居住在大漠里的鬼魅，哈萨尼亚语也解释成了‘灵魂’，他们住在沙地绿洲的树丛里，后来绿洲越来越少了，脸狍就向南边移，这几十年来，西属撒哈拉，只听说有一个住着，就是姓穆德那一族墓地的地方，以后大家就脸狍脸狍地叫着，鬼魅和墓地都用了同一个名字。

”“你不也姓穆德？”荷西说。

“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太太就埋在那儿，你没听到。”我悄悄地跟荷西说。

三毛(台湾)

“穆德族干吗选了那块地方?”

“是不小心，一下葬下了七个，后来，知道有脸狷住着，又弄裂着地预告族人死的消息，大家没敢再迁，每年都献祭呢!”

“我是看过照片的。”我低低地说。

“脸狷有照片吗?”米盖骇然地问。“就是那记者以前拍的嘛，不是鬼魅那东西，是坟地，外面没拍，室内拍了好多张，小小的，水泥地上面盖了块红黑条子的粗布，看不出什么道理，地上也没裂口子，墙上满满地写了名字。”

“坟地怎么在屋子，只用石块围着，结果地总是在埋死人的上面裂开来，后来人去找，地下总也没有白骨，就地裂口是埋下一个，快一百年了，小小一快地，总也埋不满，就比三毛睡袋大不了几倍的面积。竟把全族的死人一年一年埋进去。”

伊底斯拿我的睡袋做比方，弄得人浑身不自在，用背抵着地，动也不动敢动。

“没有细心找吧！听说沙漠尸身大半不烂的啊！”米盖说。

“埋人总也挖的很深的，下面真的没有东西。”

“加些柴吧，马诺林！”我喊着

“后来你们砌了房子，敷了水泥地，总想它不再裂了。

“是吧？哈——”荷西居然大笑起来，茶水怕的一声泼地水上。怪吓人的。

“你不信？”马诺林低低地问。

“人嘛，总是要死的，地裂不地裂总要死，何况穆德又是个大族。”

“就你们这一族有脸狷放预兆，三毛他们家附近那两个大坟场可就没有。”米盖轻声地说。

“喂，不要乱扯，我们那儿可是安安静静的。”

“嘘，小声点。”荷西拍了我一下，把我伸出来的手臂又塞回袋内去。

“镇上的人也奇怪，不去你们那儿混着。”

“不是穆德族的人，脸狷也不给葬那儿呢。因为献祭的总是穆德，脸狷就只认他们，也不给去呢！”

“有一次，父子三个外族的在旅行，半途上，父亲病死了。儿子们正好在脸狷附近，他们抬了父亲，葬在穆德人一起，那时候还没敷水泥，只在坟上压了好多大石块，等两个儿子走路回到扎骆驼的地方，就在那儿，冒出一个新坟来，四周一个人影也不见，这两个儿子怎么也不相信，挖开坟来看，里面赫然是他们葬在半里路以外的父亲，这一下，连跌带爬回脸狷去看，父亲的坟，早空了，什么也没有——”

“下面我来说”米盖叫了起来：“这次他们又把父亲抬回原地去葬了回来，又是一座新坟挡路，一翻开，还是那个父亲——他们——”

“你怎么知道？”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我也听过，是公司那个司机杨拉维的祖先，他总是到处说，说得大家不愉快起来才收场！”

“喂，烤甜薯怎么样？”我伸出头来说。

“在哪里？”荷西悄声问。

“在桶里，好几斤呢，把火拨开来。”

“找不到。”荷西在远处乱摸。

“不是红桶，在蓝桶里。”

“起来找嘛，你放的。”又悄声叫着。